



陈妤颀在亚运赛场上。央视截屏

红人堂·大江走笔

“小孩姐”陈妤颀：

父母做对这两件事 孩子想不厉害都难

“小孩姐”，网络流行语，指年龄虽小但非常有本事、特别厉害的女孩，表达说话人敬佩+宠爱的一种积极肯定性情感，2024年曾入选《咬文嚼字》年度十大流行语，说明这个概念已经被中国大众广泛接受。来自宁波的短跑运动员陈妤颀，家乡人就亲切地称她“小孩姐”。

陈妤颀，17岁的小姑娘，阳光自信，勇敢无畏，第一次出征亚运会，出手就是王炸，女子100米、女子200米、女子4×100接力、男女混合4×100米接力四个项目摘取“三金一银”的惊人战绩，奶凶奶凶的，要不大家怎么叫她“小孩姐”呢？

今天咱就简单拆解一下陈妤颀的家庭故事，她父母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她变得如此厉害？

其实她的家庭故事，不仅是对特长生，对所有学生家长都是一个巨大的启发。

一说到家庭，准有人会说，她基因好，所以她成绩必然好。这种结论貌似有理，实际并不可靠。陈妤颀的基因确实不错，爸妈都曾是浙江大学高水平短跑运动员，但是高水平运动员多的是，为什么大多数优秀运动员的子女干不出来成绩？区别在于陈妤颀的爸妈这两件事处理得特别好。

重点来了啊，哪两件事？一是尊重孩子的选择权，一是建立行动的边界感。

按常理，这样的家庭孩子一出生就该往跑道上送，但人家没有。陈妤颀从小试过跆拳道、画画、舞蹈、网球，坚持最久的是网球。父母自己吃过田径训练的苦——淘汰率高、伤病多、成绩起伏大，所以他们并没想让孩子练短跑，他们专业，都懂啊。

五年级校运会，体育老师一眼看中孩子爆发力强、步频快、节奏感好，建议转练短跑。你看，纠结来了，一边是父母的倾向，一边是老师的建议，如果你是父母，你怎么办？

我经历过的很多家长，遇到这

种机会，很难做出正确回应：要么满口答应，全盘接受；要么固执己见，一口回绝。就很少有家长真心实意去问问孩子的想法。

陈妤颀的家长怎么做的？方向决策没替孩子拍板，而是认真听完教练分析，转头问她一句“你想试试吗”——就这一句，跟多少特长生家长划开了分界线。

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。你以为尊重孩子就是一切由着孩子来吗？

现在也有很多年轻父母很佛系，孩子一切都放任不管，美其名曰“自我发展”。有些家长告诉我：我的孩子到学校来，您不用管，学不学没关系，我们也不指望他怎么样，只要他快乐，就由着他去。

再加上有些自媒体总在旁边推波助澜，到处宣扬释放个性，任其发展。其实这都是违背规律的骗人鬼话，你问问这些自媒体博主真正当过几天老师？你真信了，你的孩子就倒霉了。孩子那么小，所有的事都由孩子做主，她怎么可能有那么强的决策能力？特别是孩子处于认知空白选择迷茫的关键时刻，父母就一定要站出来。

当时省队已看中陈妤颀，打算提前招她进队，换成别的家庭可能早就巴不得。但她父亲婉拒了，坚持让女儿正常在校读书，训练放在课余，走训制。宁可父母辛苦一点，每天往返于学校和体校之间，轮流接送。

就这一招，让孩子进入了一种最安全的轨道，在尊重孩子兴趣选择前提下，发挥父母专业经验和智慧，帮孩子把关路径和方法。完美！

最后总结一下好的家庭教育的要点：选择权交给孩子，边界感还要家长把握。

如果这两点都能处理好，你家的孩子也会成为“小孩哥”，或者“小孩姐”。

扫描二维码
可欣赏全文

红人堂·曹琼

两头乌的 江南梦

江南的雨，是墨做的。

两头乌就生在这样一幅未干的水墨里。它低头拱土，抬头看天，日复一日，把自己活成了江南景色中的一个点。

它的头是黑的，像一锭微墨，刚从砚台上取下来，还带着松烟的气味。尾巴也是黑的，像一笔收锋的捺，力道到了尽头，却不肯散开。中间那一段白，是江南留给自己的留白。

李时珍路过金华的时候，大概看见了这头猪。他在《本草纲目》里郑重记下一笔：“金华猪，头尾黑，中间白，俗称两头乌。其肉甘、温，无毒，补虚羸，益五脏。”他写的是猪，落笔却像在描一幅画。

“家”这个字，是屋顶下面一头猪。古人造字的时候就知道，一个屋檐下有了猪，才算是有了家。江南人家的灶台边、谷仓下、天井里，总还留着猪的位置。两头乌就是江南的“家”字里，下面那一笔笔的撇与捺。

后来，这头猪的腿，变成了火腿。

一条腿要在风里挂过四季，挂过梅雨，挂过秋霜，挂过腊月的雪，才能变成火腿。

袁枚说它“香可穿云透雾”。穿的是什么云？透的是什么雾？是江南的云，是江南的雾。

北宋抗金名将宗泽回家乡后，回京时带回了儿块老家浙江义乌的咸肉，给宋高宗赵构品尝，赵构切开见到肉色鲜红如火，尝后味道鲜美，大喜便给它赐名为“火腿”。宋高宗赐名“火腿”的时候，做的是江山梦。

鲁迅在杭州万隆买火腿的时候，做的是故园梦。久居上海以后，他还常常托杭州朋友到万隆买火腿来吃。作为万隆的忠实粉丝，鲁迅常常亲手做一道“干贝炖火腿”招待友人。

那一天，残暑已退，秋凉未深，天气温凉可人。我和友人们在九龙湖的鱼米香农庄看见了两头乌。

农庄的水是绿的，山是青的，天落在水里，也被染成了绿。塘里还有荷花。按说这个时节，荷花早该谢了。可偏偏还有几朵，立在田田的荷叶间，像是忘了季节。

两头乌就在塘边的一片坡地上。坡上种着菜，菜畦边上搭了间矮棚，棚里铺着干草。两头乌在里面，黑的头，黑的尾，中间那一段白，像是江南的雨刚刚落上去，还没干透。

它低着头，拱土。土是湿的，黑油油的，被它拱得松软。它拱得很慢，像是在写字。一拱，一拱，断断续续的，像是在写一封寄不出去的信。

它活在自己的江南里。它是在做梦吗？

我想起浙东一带的人，管两头乌叫“土猪”。那么两头乌的梦应该带着泥土味。

在两头乌的梦里，有金华的老火腿，有兰溪的船，有绍兴的酒。有袁枚吃过的那条腿，有鲁迅在万隆买的那几块，有宋高宗切开的那几刀。有风，有雨，有雪，有霜。有江南所有的天气，有江南所有的心情。

然后，它醒了。它抬起头，看我。它的眼睛里，有山，有水，有云，有九龙湖的一片天。

江南的梦，做了千年。有人梦见功名，有人梦见富贵，有人梦见归乡。两头乌梦见什么，我未得知。

雨还在下。落在金华的田埂上，落在九龙湖的草坡上，落在两头乌的背上，落在千年不散的炊烟里。不声不响。

像一场永远做不完的江南梦。

扫描二维码
可欣赏全文

荷花